

◎生活笔记

故乡

对故乡的眷恋,是人们一生难以割舍的情结,没有了父母的故乡,依然让人魂牵梦绕。不管你走到哪里,身处何方,故乡都会牵挂在你的心里。

盛夏时节,我相约儿时的伙伴高荣和杨贵良一同回到生养我们的地方——清水河县盆地青。

村子坐落在古长城脚下,这里风光旖旎,庄稼喜人。南山坡上碧绿的松柏重重叠叠,河湾里宽展的水泥路四通八达,村民们的窑院整修的面貌一新。

父母亲早已不在人世,家族上下院的几处老宅臭黄蒿草长得比人还高,这里再也看不到父辈们那辛勤劳作的身影,再也听不到兄弟姐妹们的大呼小叫,唯有几只松鼠在眼前蹦来蹦去,这不免让我的心里产生了许多凄凉与忧伤。

但没有了父母的村庄依然是我倍感亲切的故乡。因为我的心灵里珍藏着家乡的田野和村庄,我记得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我崇尚邻里守望、诚信礼重的乡风民俗。隔壁的大嫂热情地把我们让上土炕,喝一碗甘甜的家乡水顿觉周身清爽;好客的姨家表弟全良闻听我们回来,竟宰杀了一只七十多斤重的肥羊来款待我们。我们的心情像儿时提着灯笼跑大年一样兴奋,从村东到村西挨着一家家地串门,在访谈中拾拣童年的往事,追寻故乡的欢笑,问讯村民们的生活现状。

当年的老队长吕占宽已年过九十,但仍声如洪钟步履如键。他紧紧地拉着我们的手,忆说着当年村里人艰苦奋斗学大寨,战天斗地造良田的场景。他给我们捧出了不久前上级给他颁发的“光荣在党五十年”的金色证章,从他那充满喜悦的脸庞上不难看出这位建国初期的老党员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仰。

乡亲们告诉我们说,现在国家的政策就是好,村里的人们享受着国家的低保、医保和多种种地补贴,家家吃上了自来水,村里街道巷口还安装上了太阳能智能路灯。前些时留守在村里的人们大都打了新冠接种疫苗;近来按照上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乡村振兴督查工作的要求,又开始了对有劳动能力年龄内未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现在的乡村,正在走上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路子。这一切,对几辈辈刨土种地的农民来说,是多么的不可想象。

走进一户户农家,我们惊喜地发现,乡亲们家家正面的墙壁上都张贴着习近平总书记

神采奕奕的大幅彩照,彰显着人们迈进新时代的无比喜悦与豪迈。还有就是挂在墙上的贫困户明白卡展示牌,将当年的种植收入、养殖收入、粮食直补、生态补偿、扶贫项目等内容标得清清楚楚。

回到故乡,最惬意的就是与扶贫干部和村民们的交谈了。问答之间,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辛劳和自豪,他们的心劲儿和向往。由此我猛然想到,时下,中国大地上无数个这样的村庄正面向未来,正向着新的历史前景展开生机勃勃的创造。

然而,今天我虽然脚下踩的是昨夜梦里耕耘的土壤,手却拉不住如梭飞逝的岁月时光。在我的认知里,故乡是历史记忆、文化认同、情感归属的地方,更是精神上剪不断的根脉。乡情本该是清晨雄鸡那惊梦的声声啼鸣,黄昏青蛙那悦耳的阵阵合唱,炊烟那袅绕的股股辣味,田野那耕耘的层层波浪,夜晚父唤儿归的声声嗔骂,油灯下母亲拨发的细细缝针……那些远去的苦涩日子,那种淳朴炽热的乡情,真的才是疗治游子心灵创伤的良方。

可现在的村庄没有了过去的人喊马嘶,没有了过去的人来人往,村里当年那些大爷大娘们大都作古,儿时常和我们一起上山搂柴拾粪的小伙伴们,也有不少人因病早早离世。

河湾里的小河已经干涸,再也看不到男人挑水、村妇洗衣的身影,再也不会孩子们在冰面上打猴儿滑冰车的呼喊,村中宽敞的学校院再也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唯有村里的那些废弃的老宅用东倒西歪的方式讲述着村庄的历史,躺在村口臃肿的石碾藏掖着土地的许多秘密,千年老榆树在用千疮百孔诠释岁月的沧桑……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到城里谋生去了。听说喜换家的女儿留学后定居在了日本,计旦家的儿女在北京开办了科技公司,羊换家儿子成了省城首府的中医专家,元小家的女儿成了县城里的优秀教师……

不过,留在村里的也不乏眼光开阔的时代新人。金祥家的儿子正在村西的河湾里兴建大型养殖牛场,铁匠七十一在一个叫猪窝沟的地方平整土地,栽植起了二百多松树苗木;还有几家开始兴建颇具规模的长城旅游农家乐饭庄。这些人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一再地反复叮嘱:以后回来一定要到我这儿来,一定要到我这儿来,保管你们吃住方便,玩得开心愉快。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了乡村振兴的希望,也对他们守护古老的乡村文明肃然起敬。

还乡的时刻自然是匆忙的,但也是惊喜的、震撼的。乡村的变化,召唤着我们的乡愁,现实的和历史的感情交融,让我们意识到昨天与今天的息息相关,也

让我们真情实景地丰富了关于故乡的想象和认知。

回头望着故乡远去的山梁,我们的车子渐行渐远。一路上,相约的同伴们突然沉默无语,我想,大概是触景生情之后陷入了凝思吧,因为此时此刻,乡恋的热泪真不知该往何处流淌。

文/苏芝英

◎非常记忆

八月十五

月是故乡明。

沙圪堵是个小镇,月光下便有好山好水,好风俗佑人,风色也醉了。

一进八月门,柳树前或后临时砌了炉台,家家户户打月饼。二油二糖,是说一斤面,要放二两油二两糖,馅以青红丝、核桃仁、花生仁、瓜子仁、杏仁、葡萄干等,丰简由人。讲究一点的,要做五仁月饼和白糖千层饼的,一口酥香。

这里的风俗,八月十五要送月饼。月饼用草纸包了,覆一方红纸,纸绳扎十字,结一对兔儿扣,拎了送人。十三上月到十八落月,都是好日子,街上常常可以看到送月饼的人。再早一些时候,蛙声十里出山泉之前,手里会提一盏灯,到人家门前,敲一扇月下门。

很多人家会在门上挂一盏红灯笼,里面点一截蜡烛,一般要连点三天,十四、十五、十六。点了灯,小镇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人也祥和起来。这些灯笼并不怎么亮,本也不是为照明,柔和的光线蕴城,吉祥而安静。

西崖畔临纳林河,土墙柳椽,泥瓦覆顶,有很多寒苦人家。一痕弦月时,饼香初起,便有人将打好的月饼送过来,并非送到某家某户,找一处巷口或路口,衬一张纸,墙头上放二三个月饼,过路的人可随便取食。到下弦月落下时,巷口或路口的墙头上便累了很多月饼,这是镇子里的人家送的。有些乞讨之人,便取了收在一个袋子里,一直吃到八月末。有的甚至会保存到冬天,手上攥的袋子油浸浸的,里面的月饼已干透了。有一年阴历十月初一,我就见一个乞丐从包里拿出一个月饼,在十字路口烧纸钱时,炙火而碎,把月饼捐给隔界的亲人了。

这时有两种野果上市了,一个是红枣,红诱中藏了一点青色,这是阳光的疏忽与漏洞。用苇叶编了小筐,蓄了红枣。一辫结十个小筐,青杨树枝做扁担,叶子没削尽,肩了,一头三四辫,也有五辫的,沿街叫卖。记忆中,像是走在月亮里,总是一幅剪影。很多人家便用月饼换,是极富小镇风情的景致。还有一种是香槟。香槟产量并不大,此时还未熟透,嗅时,并未有多少缤纷之气,一旦染物贮放,顿时盈满

芬芳之味,馥郁满天。香槟的卖法很有意思,一串两个、四个、六个……多则十个,用青草结绳贯穿,青衣净袜的女子挽一个篮子,在清新的微风里出入。香槟如小儿拳,女子立在门下,迎门送鲜,很多人家买来会放在存贮月饼的瓷坛中,芳饴与油润之馨叠被,香得如春风入味,潜一缕,连市尘也玲珑葱翠起来。

月色有声,无端惊起一群雀儿。像一席清风坠地,月原来也是啁啾着,雀儿们一个个泰然神气。月影空隙处,正氤氲着月光的味道。几声蟋蟀,一方蛙声,院子里有人说话:“十五了!”

“十五了!”

“八月十五!”

月饼就盛在盘子里端出来了,与西瓜、葡萄、红枣、香槟献了月。月也格外地亮,似乎响了一声,华屋烹鲜,扶风而出。孩子们提了西瓜灯,成群结队,踩得巷子咚咚咚啊。西瓜灯有时打翻了,或脱袖了,便跑着抱来一颗西瓜,也顾不得食,匆忙刨去瓢子,将瓜皮镂出若干个孔,装上蜡烛,重新做一盏,呼啸着远去。镇子里,田野上,到处是奔跑的灯盏和欢笑声。童年就这么过去了。那时,大人们常说:“快点长大吧!”我们也以为,长大了,一切会是另一番样子,可以天天吃月饼了。

世事苍莽,人间恢宏,换了乾坤。如今食月饼,味蕾和舌尖上流转的,还是童年的味道,是一厢回忆,一种情怀,一个仪式。内心欢喜,以慰乡愁。

终于还是蟋蟀收了尾,一露沛湿,霜洗晴枝。这月光熨了清风,把月色煨熟了。很多年后,我读到了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句:当傍晚太阳下去的时候,蛐蛐在我窗口歌唱,鸣叫声洒播到广大的土地,穿过整个中国。

我总是觉得,这是月色中的中国罢,八月十五的中国,地球上的中国。

文/王建中

◎寻味日志

又是月饼飘香时

白露一过,各种包装精美、品种多样的月饼开始上市,超市里也增添了月饼促销的广告。看着琳琅满目的月饼,便知道中秋节又近了。

丰镇月饼在华北地区小有名气。丰镇人管加工月饼叫作“打月饼”。小时候,每年一到农历七月下旬,大人们就开始张罗“打月饼”,要备好白面、胡麻油、白糖等食料,然后去加工点排号。随着中秋节日的临近,大街小巷会增添许多大大小小的月饼加工点。加工月饼是一项辛苦的工作,考验的是“饼匠匠”的手艺,从和面时面粉、水、碱面、白糖、盐等各种食材的精确配比,

再到上炉时间、火候大小,每一步都很关键。就拿上炉来说,火候太大容易糊,火候太小又会夹生。

加工点有的是按斤收取顾客的加工费,有的是卖成品。成品相对贵一些,而且卖家制作选用的食材也会多少让顾客有些不放心,自然出售得要少些。

在那个基本满足温饱、物质相对还有些匮乏的年代,家家都备有一杆秤,为的是验证购买的物品有无缺斤少两。人们在打月饼前,早就在家里称好每种食材的重量,能出多少个月饼,也早已是心里有数。

月饼旺季,炉子是不熄火的,所以“打月饼”的人即使排到半夜的号,也得去炉子旁边守着,怕的是“偷工减料”。

记得有一年,我还在上小学,爸妈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去炉上守夜。半夜,我听到大铁门链锁响动的声音,迷迷糊糊中闻到一股刚出炉月饼的香味,纯正的胡麻油掺杂着白糖,散发出甜腻腻的香气。天一亮,我便冲到南面的凉房,四个炕桌大小的铁盘子里整整齐齐地排满了月饼。月饼晾凉后,就被放入洗干净的瓷坛子中,坛子里还会搁入一个秋果子,那是一种颜色熟红、闻起来果香味十足、吃起来却口感有些柴的本地红果,和月饼一起放在坛中,月饼不光可以延长储藏时间,还会熏染上淡淡的果香味。

中秋前后,班上的多数同学每天早上都会把月饼当早点,可没过几日,就都吃腻了各自家的月饼,然后,我们就开始互相换着吃。可惜那时的月饼品种太少,大多是混糖饼,也有包馅的,就是五仁月饼,我们叫作提浆饼。提浆饼里面包着的食材比较多,青红丝、花生、核桃、芝麻、葡萄干、果脯等。印象中,还有一种月饼,叫作“糖老汉儿”,其实它属于提浆饼的一种,馅儿是一样的,只是造型上做成了大小不一的老寿星模样。小时候,每逢中秋,大人总会给我买一对儿“糖老汉儿”摆着玩儿。要说最大的月饼,当属“月光圆”了,一般都有洗脸盆口面大小。月光圆要在八月十五晚上那天供月亮,供完月亮后,全家人每个人都分着吃一块,象征着一家人团团圆圆。

现在,丰镇当地排队打月饼的人也越来越少。之前的老作坊,现在都转变为新型的食品加工厂,便捷的消费方式提高了物质生活质量,但同时也使得节日更加简单化平常化了。打月饼这种花时间耗精力的事情恐怕做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但正是精力和时间的投入才使节日变得更加有了仪式感,也正因为节日特有的庄严和隆重,才使得在中秋节这个中国传统的团圆节日中家的味道更加浓烈。

文/谢明洁